

书香政协

渝·悦读

抗战烽火里的中流砥柱

——读《抗战为什么赢：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》有感

□ 王阿丽

捧读陈红民、赵晓红、徐亮、钟健4位历史学家历时近6年精心创作的《抗战为什么赢：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》一书，让我们得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全景了解十四年抗战的全过程，更加深刻地领悟到抗战中中国人民齐心协力、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。触摸历史的脉搏，再一次感知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，令人热血沸腾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，依次为中国的局部抗战（1931—1937）、全国抗战初期的艰苦奋斗（1937—1941）、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（1941—1945）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（1945）。作者以时间为脉络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，通俗易懂的语言，细腻生动的笔触层层展开，把读者带进十四年的烽火岁月，带进硝烟弥漫的战场。悲壮、惨烈、愤怒、憎恨、激动、豪迈……在跌宕起伏的情绪中，读者既有对侵略者深入骨髓的痛恨，也有对英雄舍身就义的敬仰；既有大战告捷的欢呼雀跃，也有因国际友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激动，更有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英明决策的拍案叫绝！

穿过抗战的硝烟，书中那些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在书页间不再是静止的日期和统计数据，作者通过对外部环境和内生因素的深刻剖析，让读者同频共振，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。毛泽东撰写的《论持久战》，向全国军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战略方针，从而认清形势，树立必胜的信念。该文总结了革命战争及抗战第一阶段的经验，又汲取古今中外军事经典的思想精华，堪称中国共产党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书中朴实的史料文字记载，更能拨动读者内心的柔软。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足智多谋、骁勇善战的杨靖宇，他胃里的树皮棉絮，似乎还带着余温；文武双全的中帼英雄赵一曼，就义时高唱的《红旗歌》仿佛在耳边萦绕。正是这些有名和无名的抗战英雄们，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，使中华民族抗战之火蔓延成燎原之势。

沿着抗战的河流回溯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国难日深，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。面对危机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活动，致力于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中国各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抗战趋势，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，家国观念和意识不断增强。面对入侵，中国各党派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合力抗击强敌，奔赴前线；各族人民空前团结，军民合力抗战——前方英勇作战，后方方克履重重阻碍，努力生产，全力支持；海外侨胞，心向祖国，捐款捐物，有的回国参战，为抗战给予了巨大支持与援助，为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主战场添砖加瓦。中国人民在抗战中觉醒，团结一致，凝聚成伟大的“抗战精神”，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，齐心协力、不怕艰难、不畏牺牲、英勇抗敌，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。

读罢全书，感慨万分。读懂“抗战为什么赢”，也就读懂了先烈们用生命铸就的民族魂，正是这种精神，让我们更加明白中华民族何以能生生不息、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永远值得讴歌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必将永放光芒。

抗战中的重庆文艺名人

刘雪庵：

以乐为旗 奏响家国长歌

刘雪庵（1905—1985），重庆市铜梁区人。著名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。其作品《何日君再来》《长城谣》《红豆词》《飘零的落花》和《流亡三部曲》中的《离家》《上前线》等歌曲传唱至今，成为中国经典歌曲宝库中闪耀的一页。

刘雪庵从小随喜好音乐的父亲学唱昆曲、拉二胡、弹琵琶，对器乐和古曲产生了浓厚兴趣。19岁时，他到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国画、钢琴、小提琴和作曲，打下了“以诗入乐，以乐咏诗”的根基。1931年年初，刘雪庵考入当时中国最高音乐学府——上海音乐专科学校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音专”），系统深入地学习音乐，并开始进行音乐创作。在上海音专学习期间，刘雪庵还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和诗词。1936年，刘雪庵为上海音专毕业茶话会即兴创作了一支探戈舞曲，引起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的注意。后来，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歌舞片《三星伴月》时，采用了这支舞曲，并填词，取名为《何日君再来》，邀请著名演员周璇演唱。这首歌迅速风靡上海滩，刘雪庵由此成名，在乐坛崭露头角。

抗战爆发后，刘雪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以黄自、李惟宁、贺绿汀、刘雪庵等人为首的上海音专理论作曲组师生，发起组织了旨在宣传抗日的“中国作曲家协会”。为适应抗战需要，刘雪庵自费创办刊物《战歌周刊》，后改名为《战歌》。《战歌》1937年10月在上海创刊，后辗转武汉、重庆，历时两年半，于1940年4月终刊，共出版18期，发表了贺绿汀、夏之秋、沙梅、陈田鹤、江定仙等人的抗日歌曲，以其旗帜鲜明、内容新颖，成为当时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，也成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阵地。

上海沦陷后，刘雪庵在武汉同夏之秋、冼星海等人联络音乐界人士，组织发起成立“全国歌咏协会”，起草《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宣言》，他被选为执行委员。此后，刘雪庵和沙梅、王云阶等主办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音乐演出会；与冼星海一起参加“中国前线歌咏队”举办的歌咏会，并担任指导；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持的歌咏界“纪念‘七七’抗战周年、聂耳逝世三周年、保卫大武汉”筹备会；担任“武汉业余歌咏团”训练班教师，参加大后方歌咏巡回演出；1942年抗战纪念日，在重庆组织万人大会唱……

这期间，刘雪庵用高昂奋进的旋律，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歌曲，武装群众，鼓舞士气。代表作有《长城谣》和《流亡三部曲》中的《离家》《上前线》。

《长城谣》是刘雪庵抗战题材歌曲的扛鼎之作。刘雪庵采用东北民谣基调，在歌曲中表达了东北人民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背井离乡、颠沛流离的惨痛，抒发了渴望故土欲归不能、渴望“拼命打回去”的心声。这首歌很快流传到前线后方，家喻户晓。刘雪庵特邀学妹周小燕演唱，并灌录唱片。这首歌流传到海外，激发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，他们纷纷捐款支援抗日。

《流亡三部曲》中的《离家》《上前线》，是刘雪庵在上海沦陷后，前往武汉途中创作的。当时，张寒晖创作的《松花江上》传遍中国，哀伤的曲调让刘雪庵萌发了“为它续作两首歌，联起来成为三部曲”的念头，第二部作为一个过渡，承前启后，由原来的沉痛哀伤逐渐转为激昂雄壮，以振奋人心。于是，刘雪庵谱曲，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的作家江陵作词，创作了《离家》和《上前线》。他们将《松花江上》《离家》《上前线》合成《流亡三部曲》，组织流亡学生排练，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联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。《流亡三部曲》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，激励着广大民众走向抗日战场。

1941年，刘雪庵应聘到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理论作曲课。当时，重庆戏剧界将联合公演郭沫若的历史剧《屈原》，导演邀请刘雪庵为《屈原》配乐和谱写全部插曲。刘雪庵仅用3天就完成了全剧的配乐，并亲自指挥排练和演出。《屈原》的配乐和插曲与剧情交融，让观众产生了更强烈的共鸣，在国统区引起巨大轰动。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刘雪庵的忌恨，刘雪庵被迫离开青木关国立音乐院，到重庆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。这期间，他不惧反动派的迫害，继续支持和参加进步师生的爱国运动，如指挥璧山大中学校1500余名学生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等。

1947年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从重庆璧山迁往江苏苏州。这时，全国各地正在举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游行，刘雪庵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州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，组织了“救教会”“讲学会”“取工会”，积极参加游行活动。刘雪庵因此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入“黑名单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雪庵先后担任苏南文学院院长艺术系主任、学院副院长，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、代主任等职，继续从事音乐教育，勤勤恳恳传艺授业，为祖国培养音乐人才。同时，他深入基层，贴近火热的新生活，创作了《翻身舞曲》《歌唱人民生活》《人民解放进行曲》《全世界人民团结紧》等歌唱新中国、赞美新社会的音乐作品。

刘雪庵一生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，获得广泛赞誉，尤其是抗战歌曲深入人心。他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，还撰写了几十篇音乐论文，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。他的名字，被列入《大英百科全书·世界名人辞典》之中，更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——那是音乐与家国同频共振的永恒回响。

（重庆历史名人馆 供稿）

三代同心铸军魂

□ 雒伟

解放军那年，他18岁。

四舅当年是炮兵，团部驻扎在库尔勒——一个距老家几千公里的戈壁滩上，人烟稀少、风大沙多。站军姿时，飞沙走石往往从连队营房三面袭来，吹得人迷了双眼，脸也被打得生疼，可所有的兵纹丝未动，像一棵棵挺拔的杨柳。

“植树造林，打败大风沙。”这是团部当年的口号。每年三四月间，还有十月，全团人都要去挖沟、修渠。地表是沙子，挖到一米是黄土，再往下十字镐、钢钎、大锤都用上了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中午吃饭，一阵风卷过，米饭里全是沙子，大家埋头就吃。手磨破了皮，结成了茧，鞋子破了、烂了，大伙儿毫无怨言。谁都知道防沙治沙、植树造林，功在千秋万代。可盐碱地，要栽活一棵树，难过秋霜冬寒、沙尘暴的侵犯，实属不易。

就这样，新兵、老兵、新兵，一茬接一茬，他们栽一棵、活一棵、壮一棵。

四舅复员后，毅然留在了祖国边疆，支援建设美丽新疆。和他一起留下来的，还有很多老兵，默默扎根在戈壁沙漠。如今，那片沙海已泛绿洲，绿树成荫、瓜果

飘香，成了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基地。

去年国家征兵时，在西安科技大学就读的表弟也投身军旅，成了一名“00后”军人。

“这一路，缺氧却不缺信仰。”这是他们新兵入伍报到那天，他发的一条朋友圈。雪域高原早晚冷、中午热，加之干燥缺氧，稍微运动就累得更快。但是，他们的驻训地往往在海拔5000米以上，在那边就是躺着也是累，高原反应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一次，他笑着跟我讲起当兵印象最深的事儿，“在塔台保障的时候，那边海拔5600多米，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两只手都肿了，还出现了低血糖、低血压，整个人也是头晕眼花的状态。但是，我抬起头看到远处的雪山是那么漂亮，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一句话：‘钢钉打不进，人也要扎根’。”这番话令我肃然起敬。这一路铿锵，定会成为他青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万里河山壮丽，军人当为家国天下之坚盾，我愿如此，人人皆然；万家灯火辉煌，军人当为执剑守护之卫士，今夜如此，日夜皆然。”是的，当你穿上了军装，不管是高原雪山、边疆海岛，还是大漠戈壁，无处不是家乡，无处没有军魂。

每每谈及当兵相关的话题，耄耋之年的外公总显得比平日更精神矍铄、思维清晰。外公年轻时曾是民兵，那时，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民兵连。农闲时，民兵连带着全村老老少少修梯田，平整土地。正午也不休息，民兵在打谷场受训演练，反复练习格斗、端枪、瞄准、刺杀、隐蔽、撤退；也实战演习，射击打靶、投掷手榴弹、打迫击炮，人人热情高涨、冲锋劲头十足。

后来，外公因综合素质过硬，被推荐到某军区集训了三个月，成了民兵队长和营部联络员。如今一晃多少年过去了，可外公仍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已，一套军体拳打得虎虎生威。堂屋里，一张外公穿军装握钢枪的照片被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还是那么英姿飒爽。

近日，荧屏上抗日杀敌制胜的“破锋八刀”比较火，没承想50多岁的四舅竟也会。他说，部队曾经教过“破锋八斩”，那种坚毅的眼神似曾相识。1990年，四舅圆了他的军旅梦。当他穿上新军装的那一刻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入伍报国，是他多年的梦想。他从小就当兵、穿军装，守卫边疆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



静謐的大足區香國公園一角。

廖文豪攝

新圖景

絳穗搖風醉秋田

□ 汪萬英

巴山蜀水的褶皱里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黎家乡秀才村的四千亩红缨子高粱熟了。沉甸甸的穗子垂成绛色海洋，秋风掠过，穗浪簌簌，如大地均匀的呼吸。这铺天盖地的红，浓烈得似要灼透云层，恍若千万支火把在丘陵间跃动，将《诗经》里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穗”的古老吟哦，与今秋丰收长卷叠印成诗。

田野间，收割机的轰鸣与镰刀的“沙沙”声应和成曲。村民崔学兰的指尖沾着深赭色高粱汁，弯腰拾检机收遗漏的穗子：“机器收过的地，也得颗粒归仓。”汗水顺着皱纹蜿蜒，恰似“汗滴禾下土”的千年图景在眼前鲜活。不远处，秀才村党支部书记梁兴全踩着新修的水泥产业路走来，指尖捻起一穗高粱掂量：“订早早签好了，泸州酒厂正等着这批‘红缨子’呢。”阳光穿透绛红穗粒，在他掌心跃动细碎光斑。当我立于山顶眺望这赤色汪洋，胸中热浪翻涌。前年寒冬那些顶风冒雨的调研、灯下疾书的建言，此刻尽化作铺天盖地

的红。这红是燎原的火——烧尽了“谷贱伤农”的旧忧，照亮了订单农业的金光大道。晒场上，满载高粱的货车鸣笛启程，农人们笑着挥手相送。红穗子未离枝头已有归宿的承诺，让每道田垄都流淌着笃定的喜悦。

晒场渐次铺展赤色云锦。老农王德山捧起高粱，籽粒从指缝簌簌滑落：“收成好不怕麻雀多！”话音未落，成群麻雀如褐云掠过，在绛红“地毯”上欢快啄食。众人含笑观望，无人驱赶——这千年“禾黍饲饥禽”的慈悲，因仓廪殷实多了份从容。恰似范成大笔下“笑歌声里轻雷动”的丰年，虽无连枷彻夜，却有闲看雀啄的悠然。

产业路尽头，村会计室的台账上，数字正跳动着蜕变：土地流转金汇流成河，务工人员点亮百家灯火，集体经济收入首破百万。梁支书抚过墙上新添的锦旗笑道：“以前卖粮赶大集，如今高粱未收，酒厂定金先到账。”水泥路那头，农家小楼瓷砖映着高粱红，孩童背着新书包跑过晒场，惊醒雀群扑棱飞向赤浪深处。暮色漫染山野时，酒坊蒸腾的雾气裹着醉香飘向田

差。马武镇酿酒甑前，老师傅舀起新酒赞叹：“红缨子酿的格外醇厚，籽粒里的‘单宁’可是功臣！”订单农业的金线串起散落的珍珠：沿溪镇高粱直供茅台酒厂，本地千亩基地接入泸州茅茂数字化管理。晒场边玩耍的孩童突然齐唱新童谣：“红穗穗，金豆豆，酿成美酒香九州”——稚嫩的歌声里，产业振兴的种子正深植沃土。

俯身触摸沉实的穗粒，千年农耕文明的脉搏在掌心震动。《诗经·七月》的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”随风而来，而今的“纳禾稼”不再是生存的挣扎，而是发展的凯歌。订单锁定身价，集体壮大腰包，连麻雀啄食都成了丰年的注脚。那些提案纸上的愿景，田垄间的汗水，终被秋风酿成漫山赤霞。

高粱终将归仓，但土地永远铭记这个秋天。来年油菜花花开时，金浪依旧会淹没山野，而红穗的烈焰已在人心扎根。这抹从《诗经》里绵延至今的赤色，是大地给勤勉者的勋章，更是赤潮与稷风的和鸣——万千穗粒举起的火把，照亮石柱丘壑间的稻粱之谋，点燃乡土中国最炽热的希望。